

# 环境·选择·身份： 《告别圆舞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李明君\* 赵谦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告别圆舞曲》从露辛娜追爱、雅库布寻仇和斯克雷塔认父三条线索展开叙述，通过别出心裁的设计和夸张的巧合将不同的人物串联起来，是一部构思精巧的佳作。以文学伦理学为视角，沿着三条伦理线索，解构小说中主要人物在伦理环境、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三个方面遇到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管窥昆德拉的伦理思想，也能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告别圆舞曲》；伦理环境；伦理选择；伦理身份

##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作品先后在中国掀起三次研究、阅读热潮，昆德拉一度成为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当代外国作家之一。《告别圆舞曲》采用了维也纳圆舞曲轻快的结构形式，主要从露辛娜追爱、雅库布寻仇和斯克雷塔认父三条线索展开叙述。小说通过别出心裁的设计和夸张的巧合将三条线索中的人物串联起来，是一部构思精巧的佳作。根据知网检索结果，以昆德拉为主题发表的论文近2000篇，遗憾的是，以《告别圆舞曲》为主题的文献仅10篇，主要从“追寻”主题、对话样式、叙事技巧、精神生态等角度对作品进行了解读。

由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功能。”<sup>[1]</sup>具体来说，文学作品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范例来引导人们择善弃恶，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从《告别圆舞曲》中的三条叙事线索出发，探讨小说中主要人物在伦理环境、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三个方面遇到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管窥昆德拉的伦理思想，还能帮助我们从小说人物的伦理悲剧中汲取教训，从而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 二、露辛娜的伦理环境

与传统的道德批评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sup>[2]</sup>这就要求文学批评不能以当下的道德立场对作品中的人物简单地做出好坏与善恶的道德评价，而是要站在作品中人物所处的历史现场，进行客观的伦理分析。因此，伦理环境的探讨必不可少。在露辛娜追爱这条线索中，家庭伦理环境、工作伦理环境以及社会伦理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露辛娜的伦理悲剧。

小说中的一切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小小的温泉城，城中的温泉疗养中心远近闻名，也是护

**基金项目：**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重点项目(Smbjrc202301)。

**作者简介：**李明君(1990-)，女，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赵谦(1982-)，男，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通讯作者：**李明君

士露辛娜工作的地方。两个月前，小号手克利玛和乐队一起来温泉城登台表演，音乐会后的酒会上他看中露辛娜并与她发生了关系，之后他拒绝回复露辛娜的来信，对她的来访更是避而不见，极力想要撇清两人关系。对于已婚的小号手而言，露辛娜只是他惯性出轨行为中的众多“一夜情”对象之一。然而，对于一心憧憬都市生活的露辛娜来说，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尤其是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她想方设法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克利玛。为了说服露辛娜堕胎，克利玛费尽心机，一边用花言巧语哄骗露辛娜，描述着两个月来根本不存在的“朝思暮想”，一边向她允诺虚幻的未来生活：他承诺要和露辛娜结婚、为她在布拉格找工作，还要带她去国外度假。沉迷于克利玛的虚情假意，露辛娜接受了克利玛的建议，同意流产以享受二人时光。

从露辛娜所处的家庭伦理环境出发，便不难理解她的行为。露辛娜出生在温泉城，这里到首都布拉格需要坐上四小时的火车，中途还得换乘三次。她的父母都是温泉城的当地人，从小时候起，“她的父亲就不停地给她灌输他的道德课和他的指令。”<sup>[3]56</sup>因此，露辛娜一直渴望着另一个世界，人们在那里说的是另外一种话语。她竭力想要逃脱的是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小镇，是思想保守、沟通困难的父母。尽管每次一提出搬家的想法，就会遭到父母强烈的反对，她仍然没有放弃对大城市的追寻。半年前，露辛娜终于离开了父母居住的村子，搬到卡尔·马克思公寓内一个很小的房间，不过她很快便感受到这里的新生活没有她想象中的美好。父亲路过公寓来看她，当他夸夸其谈自己退休后的“新使命”时，露辛娜只能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卡尔·马克思公寓离父母还不够远，离她向往的都市生活还不够近。此时的克利玛是她和大城市之间的桥梁，她必须牢牢抓住。

然而，在几位同事再三劝诫下，露辛娜想法发生了变化。“假如你做掉了孩子，你将一无所有，他就会对你不屑一顾。”<sup>[3]105</sup>同事的嘲讽不禁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而情人弗朗齐歇克的出现让她进一步坚定了逃离小镇的决心。弗朗齐歇克是当地的一名普通的电气维修员，这天他带着礼物来见露辛娜，打开他送的蓝色睡衣，露辛娜看不到她所期待的物质生活，她看到的只是未来日复一日的琐碎，是奴颜婢膝的爱情的沼泽，是终将吞没她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是每一个未曾离开这个小镇的女人的宿命。露辛娜必须离开这里，她不能寄希望于克利玛转瞬即逝的爱情，唯有腹中的胎儿才是她无可替代的博弈筹码。

露辛娜之所以会持有这样的爱情观，与她长期所处的工作伦理环境不无关系。露辛娜工作的疗养中心每年即使要来一万个女人，也不会有一个年轻男人踏足，看着这些离开丈夫、情人来不能生育的女人的到来，身材面容姣好的露辛娜不禁感叹命运不公。底层的社会地位让露辛娜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在她看来，疗养中心的女人来自于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而她缺乏的只是走进那个世界的机会。重复单调的工作时常让她不寒而栗，一想到自己要默默无闻地在这个小地方蹉跎时光，一想到青春转瞬即逝，而她还没有开始新的生活，她便开始焦虑。此外，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我们也能对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窥探一二：每年来来往往的女人扎堆在疗养中心，无非是希望获得生儿育女的妙方。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婚姻是女人的唯一依靠，怀孕和哺育是女人的职责，而孩子则是“受到社会和传统保护的生命的萌芽”<sup>[3]169</sup>，是女人命运中普遍的光荣和骄傲。腹中的胎儿是露辛娜通往婚姻秘密“王牌”和希望所在。

露辛娜对于堕胎计划的态度转变让克利玛深感棘手，就在此时，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音乐会当天，露辛娜路过当地一家餐馆，其间偶遇小号手夫人卡米拉和她的摄影师朋友们。露辛娜惨遭摄影师们的羞辱，而美国商人伯特莱夫替她解了围。当晚音乐会中途，二人便在伯特莱特的套房内心甘情愿地发生了关系。吸引露辛娜走向这位美国富佬不仅仅是他的阔绰、睿智和成熟，还有露辛娜那淹没于一堆疗养中心女人之中的，终于被唤醒的、被确认的女性魅力。第二天，克利玛还在为如何说服露辛娜而苦恼，露辛娜却一改常态，不再与他

纠缠，因为她已经找到了一个比小号手更合适的依靠，伯特莱夫的出现同时满足了她对于社会地位、财富和爱情的幻想。虽然伯特莱夫老态龙钟，但是两人的年龄差反而给露辛娜带来一份安全感，她不用着急忙慌，不用害怕时间流逝，也不用担心年老色衰。可笑的是，对于伯特莱夫来说，露辛娜不过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一直尾随女友的弗朗齐歇克发现露辛娜决定堕胎，于是他来到露辛娜工作的地方大闹了一场，因为他坚信自己才是露辛娜腹中孩子的父亲。为了阻止露辛娜堕胎，他以死相逼，情急之下的露辛娜拿出早前同事给她的镇静剂服用，却未曾想到药瓶中混合着一粒获释囚徒雅库布失手放入的死亡毒药。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露辛娜试图努力抓住未来，却在新生活即将开端之际因为误服毒药而死于一场毫无逻辑的谋杀。

20世纪60年代，欧美第二次女权运动刚刚开始，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家庭仍然是女性的庇护所，丈夫依然是女人唯一的物质和精神依靠。露辛娜终究未能跨过时代的鸿沟、摆脱贫被小镇囚禁的命运，“从克利玛走向伯特莱夫，露辛娜误以为是从失望走向希望，实际上是从圈套走向了另一个圈套”<sup>[4]</sup>，两次追爱行为注定无果。当代社会，女性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婚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婚姻也不应成为束缚女性成长的枷锁。露辛娜的伦理悲剧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伦理环境，女性都应该坚守自我，坚定人生方向，积极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 三、雅库布的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对象的选择”<sup>[5][267]</sup>，不同的选择结果代表着不同的伦理价值，而斯芬克斯因子是影响伦理选择的变化和组合，“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sup>[6]</sup>。人性因子表现为理性意志；兽性因子表现为自由意志。当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时，即完成了理性的选择，成为了道德的人；反之，则进行了非理性的选择，成为了不道德的人。在雅库布寻仇这条线索中，雅库布主要面临两个伦理选择，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

第一次伦理选择发生在雅库布与养女奥尔佳之间。奥尔佳的父亲和雅库布曾是好友，后来两人因革命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雅库布因为奥尔佳父亲的定罪而入狱。出乎意料的是，半年后奥尔佳父亲被送上绞刑台，而雅库布获释，出狱后的雅库布便收养了奥尔佳。多年以来，雅库布一直沉浸在收养政敌之女的自我感动之中，而奥加尔心中长期压制着对雅库布有违伦常的异样情感，她一心想要破坏雅库布扮演的慈父形象。终于，在雅库布和她告别之际，奥尔佳意识中横行多年的兽性因子被激活，在她的主动勾引下，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奥尔佳的越轨行为源自于人类生物性的“死本能”。“死本能是本我无意识中一种原始的欲望，体现为毁灭自我和毁灭他人的倾向。”<sup>[7]</sup>在自我玩味破坏带来的快感中，奥尔佳实现了对雅库布父权的僭越，她彻底抛弃了雅库布让她扮演的天真无辜的孤儿角色，她不再是任何男性意愿的牺牲品，奥尔佳以一个极端的自我毁灭式的献身来寻求个人身份认同，此时兽性因子所代表的自由意志在奥尔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奥尔佳的主动献身，人性因子所代表的理性意志告诉雅库布应该拒绝奥尔佳，毕竟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发生关系，在他看来，奥尔佳是他一生中唯一纯粹的爱的生命体，是他纯洁、无私、高尚的道德体现。然而，在兽性因子所代表的原欲的驱使下，他配合着奥尔佳的出格行为，并且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名堂皇的理由：他厚颜无耻地认为此时如果拒绝奥尔佳会深深伤害到她，给她留下永久的创伤，他的接受能够给奥尔佳带来自信和快乐，是自己的另一桩“善行”。然而，“乱伦一直为世人所不齿，是所有家庭伦理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种行为”<sup>[8]</sup>。两人发生关系后雅库布便对奥尔佳产生了一种厌恶和嫌弃，因为奥尔佳已无法契合他抚养政敌之女的自我形象。奥尔佳的试探撕去了雅库布慈父的标签，卸下了他虚伪的外衣。当年，奥尔佳父亲为了“证明自己将理

想置于友谊之上而判了雅库布的罪”<sup>[9]</sup>；后来，雅库布为了证明自己与那些随时可以将同事送上断头台的刽子手不同，刻意压抑了对政敌的憎恨，他希望通过收养政敌之女这一壮举来完成他慷慨大方的自证，以获得自我道德的优越感。然而，这一行为实质上不过是他在自我道德标榜下的高压下对奥加尔父亲的仇恨的一种扭曲和变相发泄，是“死本能”的外化，是兽性因子的暴露和人性因子的伪装。

第二次伦理选择发生在雅库布与护士露辛娜之间。这一次，雅库布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展开了多轮交锋和激烈博弈。雅库布与露辛娜的过节产生于一次政府组织的捕狗行动中。他从露辛娜父亲的手中拯救了一条狗，在他准备将狗带进大厦的时候遭到了露辛娜的反对，双方从最初的口角争执上升为最后赤裸裸的仇恨。第二天雅库布在餐厅偶遇露辛娜，发现了她遗忘在桌上的药瓶，药瓶中的镇静剂与他一直随身携带、本欲归还的一片毒药看起来几乎无异。这片毒药是他在告别铁窗岁月后向好友斯克雷塔医生求得的，以便在不能承受迫害时用于自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把自己的毒药投入了露辛娜的药瓶中。随后，露辛娜返回餐厅取药，雅库布由此开展了三次尝试性的补救行动。

第一次尝试发生在露辛娜回来取药瓶时，雅库布迅速抢夺了药瓶，要求从里面拿出一粒药，甚至不顾露辛娜的反对直接拔下瓶塞取药。此时的雅库布身上人性因子占据主动，他清楚知道在露辛娜用于治疗小毛病的、毫无危险的药片之上，栖息着的是伪装了的死神。然而露辛娜的伸手抢夺和大声叫喊激活了他身上一直隐匿的兽性因子。于是，他瞪着眼睛看着露辛娜，慢慢松开了手，任由露辛娜离开。露辛娜走后，雅库布心不在焉地敷衍着同奥尔佳的对话，此时的他内心极为矛盾。一方面，兽性因子为他的不作为找到了许多借口，比如露辛娜当时的态度太强硬，自己不知道露辛娜的去处等等；另一方面，人性因子在呼唤着他，面对一条生命，他的重重疑虑是不合时宜的，每一秒的犹豫都会加重威胁露辛娜的生命。此时的雅库布身上的兽性因子尚未失控，仍由人性因子掌控，因此很快他便开始了第二次尝试。犹豫之后，他来到卡尔·马克思公寓找露辛娜，被门卫告知露辛娜可能去了排练大厅，他又前往人民之家演播厅寻找露辛娜，此时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雅库布做出了理智的选择。然而，到达排练厅之后，他的兽性因子再次浮现，他无法面对露辛娜可能的死亡，无法面对别人可能的追问，自诩道德高尚的他害怕暴露自己杀人凶手的身份。于是，雅库布在不断地与内心的对话过程中反思，原来自己寻找露辛娜的行为也仅仅是为了面对自己的良心时有一个很好的托词。回想当时把装着毒药的药瓶给她时的情景，他猛然明白把药瓶交给露辛娜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一种多年来伺机表现的陈旧欲望。对于雅库布来说，狗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捕狗行动就如同他曾亲身经历的政治迫害，而露辛娜则是政治迫害者的继承人和帮凶。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浑身一颤，人性因子回归，立马跑向卡尔·马克思公寓寻找露辛娜，但是露辛娜一直不在家，第二次尝试不了了之。最后一次补救行动发生在音乐会当晚，当雅库布在演出大厅看到露辛娜的时候，他无比庆幸露辛娜还活着，这就意味着他还没有成为侩子手，不用再担心别人会把他当成杀人犯，而他要做的就是避免悲剧发生。此时，人性因子仍在有意识地努力克制兽性因子。因此，雅库布全程无心欣赏音乐会，他打算在两首曲目休息的间隙把一切解释清楚，就在他打算尾随露辛娜出去的时候，却被奥尔佳一把拉住，错过了最后一次的拯救机会。从这三次补救尝试中不难看出雅库布身上的人性因子一直有意识地努力与兽性因子相互制衡，但是每一次人性因子的胜利都是短暂的，以道德高尚标榜的雅库布实则懦弱，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会有意地放纵兽性因子对人性因子的压制，一次又一次地放任自己的不作为。

第二天，当雅库布清醒之后，人性因子让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伦理现实。他拨通了露辛娜的工作电话，得知她还在工作，他感觉到巨大的轻松。讽刺的是，随后他便用一种利己主义的逻辑推断出斯克雷塔的毒药是假的。临行前，他试图想象露辛娜如果真的已经死了，他也

不会感到一丝犯罪感，最后“‘刽子手’雅库布轻松地驾车离开故土”<sup>[10]</sup>，穿越一片祥和的乡野，欣赏窗外的景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此时，雅库布身上的兽性因子已经完全挣脱了人性因子的束缚，让他可以毫无顾忌地逾越伦理底线，漠视他人生命。小说的最后，这位虚伪的道德卫士选择用逃亡来结束这一场看似毫无逻辑的“谋杀”。

因为无法忘却自己被迫害的过去，雅库布一直将自己沉湎于过去受害者的身份中，对祖国产生了一种格格不入，他把所人都当作仇人，最终在消灭刽子手的愿望中让自己沦为一个杀人于无形的刽子手。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他身上严重失衡，两次寻仇使他最终沦为心理畸形、丧失伦理的人。每个人的一生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如何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做出理性选择、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哲学论题。

#### 四、斯克雷塔的伦理身份

身份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先天赋予的，如生物学上的血亲身份；另一种是后天获得的，如家庭身份、职业身份、社会身份等。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指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sup>[5]264</sup> 在斯克雷塔认父这条线索中，斯克雷塔主要面临两种伦理身份：医生的职业身份和父亲的血亲身份。

斯克雷塔在小说中出场的身份是温泉镇的专治不孕不育的名医，表面上他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医生，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不顾职业操守、唯利是图的市井商人。“他作风散漫，毫无时间观念”<sup>[11]</sup>，明知道诊所中有一堆排队看诊的患者，他却可以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当街与人争论两小时；雅库布来访，他一心想着打发病人以便同老友相聚，护士们对于他的擅离职守早已司空见惯。对他来说，行医不过是一桩副业，投机取巧、贪财好利才是他不折不扣的主业。小说开篇，趁着克利玛有求于他，他立马打着著名小号手的名号组织演奏会以便从中牟利；哪怕是面对他一心想讨好的伯特莱夫，他也在盘算着如何倒卖这位美国商人的圣徒画像并从中分利；明知露辛娜真正死因，他却有意隐瞒真相并极力撇清克利玛同露辛娜的关系，为的不过是以此为理由要挟克利玛继续为其走穴以牟取更多利益，就连小镇上的人都认为行医“妨碍了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大堆更重要的计划中”<sup>[3]109</sup>。

如果说斯克雷塔无视患者的宝贵时间、热衷钻营走穴是一种有违医德的做法，那么他借妇科检查之便侵犯女性患者隐私的行为则是其职业道德沦丧的又一铁证。雅库布前来告别，因为无法分身，他直接将医生的工作服递给雅库布，让他假扮成医生一起进入妇科检查室；当年轻貌美的女患者走进来时，他打着检查身体的名号对患者进行不当触摸，其行为与流氓无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好友雅库布的无理请求，他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为其配制了毒药，成为雅库布毫无逻辑的谋杀实验的帮凶。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斯克雷塔的作法再次打破伦理禁忌。令人瞠目的是，他竟然在试管中配上了自己的精液，偷偷地注入前来求医的女性体内，让不明真相的女性患者怀上他的孩子。他妄图将他的优良基因遍布全国，并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生活中，为了获得美国国籍，两年来他多次暗示伯特莱夫，处心积虑地希望这个只比他大七岁的美国佬收他为养子。小说的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与伯特莱夫结成父子关系，伯特莱夫成了他伦理上的父亲。荒谬的是，伯特莱夫的儿子小约翰居然是斯克雷塔优生学实验的产物。从血亲关系上来说，斯克雷塔才是小约翰生物学上的父亲，而他竟罔顾道德伦理，与自己的亲儿子结为兄弟，这显然违背了伦理禁忌，造成了血亲身份的混乱。

“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与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sup>[5]264</sup> 斯克雷塔的职业身份是一名医生，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要受到与医生身份相符合的道德约束。作为一名医生，斯克雷塔做了与医生身份不符的制毒和优生学实验，这些不仅涉及法律

问题，更是关乎伦理的问题。治病救人、挽救生命是医生的天职，身为妇科医生的斯克雷塔比其他医生更加接近新生命，然而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让他可以轻松地给出毒药而无视伦理的叩问与质疑。伦理身份是人们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一旦拥有某种伦理身份，人们就要去遵守和维护这个身份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只有每个人都恪守职责、履行义务、遵循道德规范，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人类才能在伦理社会中不断前行。

## 五、结语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观照下，《告别圆舞曲》中所呈现出的伦理价值为我们解决现实生活的伦理问题提供了启示。首先，无论处于何种伦理环境中，我们都要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通过自我成长的方式寻找自我价值，走出伦理困境。其次，面临伦理选择时，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而存在的，没有纯粹兽性的人，也没有纯粹理性的人，我们要努力克制兽性因子，弃恶从善，做出合乎伦理价值的选择，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最后，面临不同的伦理身份，我们的行为举止要符合我们所代表的伦理身份，恪守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底线，做一个对家庭、社会都有益的人，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何卫华,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 聂珍钊教授访谈录[J]. 外国语文研究, 2020(01): 1-12.
- [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01): 12-22.
- [3] 米兰·昆德拉. 余中先, 译. 告别圆舞曲[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4] 林玲, 尹泰鸿. “追寻”与反讽——《告别圆舞曲》的主题模式[J]. 甘肃高师学报, 2010(04): 30-33.
- [5]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6]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06): 1-13.
- [7] 车文博主编. 弗洛伊德文集·自我与本我[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 [8] 赵谦. 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伦理学思想探微[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6(06): 76-82+132.
- [9] 曹健雄. 谋杀的追问——《为了告别的聚会》解读[J].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 1997(03): 31-36.
- [10] 韩娟, 赵谦. 昆德拉小说中的生态美学意蕴——以《生活在别处》和《告别圆舞曲》为例[J].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61-64.
- [11] 赵谦. 《告别圆舞曲》中人物的精神生态问题分析[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01): 85-89.

## Environment, Selection, Identity:

### 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Farewell Waltz*

LI Mingjun\*, ZHAO Qian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Farewell Waltz*, written by Milan Kundera, mainly contains three clues, in which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connected through an ingenious design and exaggerated coincidences, making this novel a skillfully constructed masterpiece. In light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essay attempts at analyzing the ethnic environment, ethnic selec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he main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three clues, which can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ethics raised by Kundera, but also provide us with insightful advice for establishing a correct ethnic value.

**Keywords:** *The Farewell Waltz*; Ethnic environment; Ethnic selection; Ethnic identity